

走出文革連載8

走出文革

救鬼秘方

(接上一期)

《真三家店菜單》和蒯大富“效果等于零”的名言誘使我寫一篇文字遊戲式的大字報。

我雖然是理工科學生，但却喜歡“玩弄”文字。1963年高考時，爲了幫助同學記憶化學元素周期表，我將八個主要周期的元素諧音成兩首“五言詩”。周期表中第三和第七等四個周期二十個化學元素諧音成的詩被我取名“傷苗”(三七的諧音)：

三七 傷苗

硼鉛鎳錒鉍 盆裏加硬土(我在花盆裏加了點硬土) 碳矽鎳錒鉛 嘆息折細苗(不小心折斷了一顆小草) 氮磷鉀鎳鉍 但令升天邊(但願你的靈魂升到天堂) 氟氯溴碘砒 弗留休的哀(不要留下你死亡的悲哀)

而第一和第六等四個周期二十個化學元素諧音成的詩被我取名“沿路”(一六的諧音)：

一六 沿路

鋁鈉鎳鉍鉍 離那嘉路瑟(離開了美麗的嘉路瑟城) 鉍鎳鈣錒鉍 劈沫改駛北(我們乘風破浪駛向北方) 氧硫硒碲鉍 楊柳溪抵船(當游船到達楊柳溪港口)

氫氫氫氫氫 海內亞克西(海面上傳來歌聲“亞克西”)

文革前夕，王洛賓的一首新疆民歌《亞克西》響徹全國。這“嘆息折細苗”雖然有點小資情調，但“海內亞克西”一句却有時代氣息。

我的這兩首詩曾被中學同學競相傳抄，也使我至今能背出化學元素周期表。然而，三年後我故伎重演時，在處於文革陰雲下的清華園裏我的作品却被競相批判，讓我

陷入四面楚歌、霸王別姬的境地。

這一次，我不再寫詩，而是受《真三家店菜單》這篇大字報的啓發，將文革中常用的對敵鬥爭詞匯編成了兩張藥方。

7月1日晚上，我在清華園新水利館牆上張貼了下面這張大字報：

鬼大夫救鬼秘方

繼《真三家店菜單》搜出不久，在蒯氏臥室我們又搜出一份黑幫密件：《鬼大夫救鬼秘方》。據查知，原《鬼大夫救鬼秘方》共有三十六劑(計)。6月10日，蒯大富見大勢已去，恐洩露天機，乃焚火燒毀。後經蔣艾幽靈指點，從中取出“混戰劑”、“敗戰劑”兩帖，散發同黨王鐵成、劉才堂等。不久即在清華園刮起一股妖風，妄圖趕走工作組，還蔣黑幫陰魂。現將秘方公布于世：

序 第一頁

本方乃祖上秘傳，溯源于日耳曼伯恩斯坦氏，業已一百秋之久矣。後經三世鼻祖尼基塔，佛號赫禿，傳至中華，亦已十數春矣。辛醜年初，吾得傳于八達嶺三堡寺，乃悉心修煉，將祖傳秘方“和平演變”成三十六劑，賜名鬼大夫救鬼秘方是也。夫三十六劑者，雖各得其妙，然其核心皆爲“奪權”也，此乃祖傳秘方之根基。故三十六劑者，劑劑相通，變化無窮。舉凡一切牛鬼蛇神、魍魎魑魅，或碰得頭破血流、腰斷骨折，或元氣大損、神魂顛倒、氣息奄奄，皆可試用“鬼大夫救鬼秘方”。且一經試用，無不百試百零。(即“效果等于零”也！) 嗚呼哀哉！

三堡寺鬼大夫蒯某于辛醜年

正文

第二十一劑《混戰劑》 第七十九頁癡狀：頭破血流，兩眼密布血絲，猙獰可怕，經脈亂跳，尚有少

許元氣。

藥方：上味：鐵制大棒五條，狼心狗肺三兩，政治投雞(機)一祇，狗血一盆。

下味：混水摸魚三尾，指桑罵槐二兩，無中生油(有)一碗，摻水三倍。

膏藥：左派畫皮、美女蛇皮、笑面虎皮(應與湯劑同時使用)。煎法：煽風點火後即刻趁火打劫，三日後釜底抽薪，將水攪渾即可。服法：見風使舵，隨機應變，呲牙咧嘴，血口噴人。不限時辰、劑量，見效即可。

第三十四劑《敗戰劑》 第一〇三頁癡狀：氣息奄奄，雙目無神，馬脚外露，經脈微跳，賊心未死。藥方：上味：花崗岩三斤，駝鳥蛋一對，阿Q，孤栗(立)各二兩，烈酒一斤。

下味：金蟬脫殼三兩，鷄毛蒜皮二分，泡蘑菇，驢皮膏各四錢，眼淚、鼻涕、口水混合液三碗。

膏藥：賴皮、扯皮、牛皮(與湯劑同時使用)。

煎法：用半濕稻草燃起濃烟幕(切勿起火)，煎後草灰應置于東山下，且妥爲收藏，來年即可東山再起，死灰復燃。

服法：抱頭鼠竄，裝瘋賣傻，張口結舌，吞吞吐吐，每日至少三服。

注：上味供死心塌地、病人膏肓者服用。下味供中毒很深，病已極重者服用。

力九〇一班 葉志江公布

文中的八達嶺三堡寺是清華大學幹部療養和開會的地方，將這個頗有神秘色彩的地名用作鬼大夫修煉得道的秘窟倒也妙在其中。

鬼大夫三字自然是蒯大富的諧音。

應當說，6月10日後對我猛烈的批判不僅讓我積累了十分豐富

的詞匯，而且讓我對這些詞匯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我奉命反崩而進行創作時，我文如泉涌，各種妙句得來全不費功夫。

文學創作必須體驗生活，那是千真萬確的。

文學作品應當反映社會現實，這又是對的。在滿園皆鬼的清華園中，“鬼大夫救鬼”理應成爲一個很好的主題。

比《真三家店菜單》高明的地方是我將許多和食物無關的詞匯巧妙地編入了癡狀、煎法和服法中。比如混戰劑中的煎法：“煽風點火後即刻趁火打劫，三日後釜底抽薪，將水攪渾即可”。又如敗戰劑中的服法：“抱頭鼠竄，裝瘋賣傻，張口結舌，吞吞吐吐”。既用了當時批判蒯大富等人的詞匯，又和煎藥或服藥很貼切。

我自覺大字報中有些詞句是神來之筆。貼完大字報後，我帶着一點沾沾自喜進入了夢鄉。不料一覺醒來，風雲突變，我的那張純粹是

文字遊戲的大字報竟然在清華園掀起了軒然大波。

革命群眾不懂也不講幽默，起碼不同革命的對象講幽默。

我在7月1日黨的生日張貼大字報被指控爲用心險惡，是用大字報中極爲惡毒的語言攻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儘管那一天并非我一個人貼出大字報，這些“惡毒的語言”比比皆是。

這當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很難服人的。但熾熱的革命熱情使得高智商的清華才子們浮想聯翩，他們用破解密碼的技巧發現了我“隱藏”在大字報中攻擊工作組和清華文革臨時籌委會的“證據”。在衆多破解技巧中，被廣泛接受的一個技巧正是我三年前編寫元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素周期表詩時用過的諧音方法。

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正副組長分別是葉林和周赤萍。我的混戰劑的頁碼“七十九頁”被破譯(諧音)成“氣死周葉”，敗戰劑的頁碼“一〇三頁”被破譯成“葉林散也”。

這“散”字不僅可指爲“散伙”，而且可以引伸爲“落荒而逃”。又要氣死，又盼其落荒而逃，可見我對工作組恨之入骨。

另一個被人嘖嘖稱奇的破解技巧建立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

清華大學文革臨時籌委會的三個頭頭分別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兒子李黎風。

劉濤雖非美人，但女兒身是無疑的。

賀鵬飛長得虎背熊腰，人稱“小老虎”。李黎風則被稱爲工程物理系的革命左派。

于是，我在混戰劑中的三張膏藥“美女蛇皮，笑面虎皮，左派畫皮”便十分形象地被解讀爲影射攻擊這三位清華文革初期的大左派。(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8

南京·東京(七)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在國內，自己已經是有名氣的年輕書法家，憑着書法創作就能獲得不菲的收入。到出國前，家裏已經攢了1萬元人民幣，那時候萬元戶并不多見。而今到了日本，自己的字一文不值，寫書法的手現在給人家端盤子，靠腦力掙錢的人却

幹這種體力活，還要被人家呼來喝去，斥責辱罵，這種落差實在是太大了。劉洪友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惱火，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啊！結果，回到宿舍，他的胃病犯了，疼痛難忍。堅持到凌晨兩點，疼痛加劇，痛得他在地上打滾。同宿舍的人被驚醒，趕忙將他送到了附近的矢部醫院搶救。

住院需要一大筆醫療費，躺在病床上的劉洪友犯愁了。從哪去弄這筆錢呢？36封信如石沉大海，至今杳無回音。現在唯一能幫助自己的祇有擔保人了。

第二天上午，劉洪友托老鄉打電話給蛭原直義先生，告訴他自己現在的窘迫處境，同時提出，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介紹些刻章的業務。

祇要生活在日本，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離不開印章。個人使用的印章按照用途主要分爲三類。第一種叫實印，是需要到政府部門登錄備案的，政府部門會發一

張印章證明書給你，在辦理銀行貸款、土地房屋買賣、成立公司等時都會用到，是非常重要的印章。第二種是銀行印，並不是說有“銀行印”這種印章，而是在銀行等金融機構備過案的就被稱爲“銀行印”，在銀行、郵局等設立賬目或者辦理保險、證券時都會用到，一般要求姓氏及名字都要完整地刻在印章上。第三種是認印，它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被用到，比如家庭簡單的契約，簽收信件、快遞公司送來的包裹，都要蓋上認印，表示收到了。這種印章不同于實印和銀行印，不需要備案，僅代表同意文件內容，僅刻有本人的姓氏即可。中國、日本和韓國以前都有用印的習慣，後來祇有日本還在堅持用印，沒有人去僞造，人人遵守這個規則。因此在日本，到政府部門辦理各種手續，企業公司內部的各種文件，還有瑣碎的日常生活小事，印章都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午的時間去打零工。

劉洪友打聽到，東京的臨時工招聘市場在高田馬場，離駒込不是很遠，乘山手綫電車直接就能到。

劉洪友祇身來到招聘市場，裏面聚集着來日本淘金的操着不同語言的各色人種。爲方便幹體力活，大部分人來這裏都穿的是工作服、運動鞋，初來乍到沒有經驗的劉洪友却穿着皮夾克、皮鞋來到了招工現場，這種裝扮在人群中特別顯眼，不像是來打臨時工的，更像是來招工的老板。這時，一輛招工大面包車駛來，人們呼拉一下將車圍住。劉洪友恰巧被一擁而上的

後來劉洪友才知道，日本用印章的量比較大，基本上都是機器刻制，而且每個文具店裏都有祇刻有姓氏的印章出售，買回去就能用。講起來市場潛力很大，却很難接到活。

住在赤坂見附的蛭原直義下午四點鐘趕到醫院，劉洪友正在輸液。蛭原直義帶來了點心，更重要的是給他帶來了四個刻印章的工作。蛭原直義說：“這中間一個是我的，另外三個是我朋友的。”隨後從包裹拿出4萬日元遞給劉洪友，說：“一枚印章1萬日元。”劉洪友接過錢和名單，感激得熱淚盈眶。

“蛭原直義是個正直大方的人，劉洪友剛到日本的頭一年，肚裏缺油水了就會跑到赤坂見附找蛭原直義，蛭原先生會請他吃烤肉、壽司等大餐。”劉洪友太太羅華說到這段故事時，至今都对蛭原先生心懷感激。

有了4枚印章的訂單，病中的劉洪友很是激動。這簡直是雪中

送炭，他一刻也不想耽誤，馬上回到宿舍取回了刻刀、石頭、砂紙等必要的工具，倚靠在床頭，一邊打着點滴，一邊心無旁騖地開始雕琢這幾枚印章。

醫護人員沒見過這種陣勢，很好奇，等劉洪友刻好了印章都爭相觀摩。她們發現，比起機器刻的千篇一律的印章，劉洪友手工刻出來的印章簡直就是精美的藝術品。這幾枚經劉洪友精雕細琢的印章充滿了靈氣，像是給石頭賦予了生命，一下子有了生氣。劉洪友帶病刻印那種專注的神情感染了在場的醫生護士，大家欣賞他的手藝，敬佩他刻苦的精神。一個剛來日本就陷入困境的中國青年，在醫院治療仍堅持篆刻的故事，自然也就傳到了這個醫院的院長那裏。出院時，劉洪友去結賬，財會人員告訴他，“院長非常敬佩你這位篆刻藝術家，他把你的醫藥費全免了。

南京·東京(八)

磨難才識愁滋味——爲了生計幹苦力

初到日本接二連三的碰壁，讓劉洪友深切地體會到在異國他鄉生存的不易。首先，語言關至關重要，語言不通的他就像聾子、啞巴，這種缺陷讓他成了“殘疾人”。他深深感到，生疏的日語成了他融入日本社會的最大絆腳石。在餐廳打工記混菜名，被“爆炸頭”廚師罵“巴嘎”，讓他久久不能釋懷，一直成爲他心頭難以抹去的陰影，成爲他心底的一個痛點。

駒込國際語言學校開學了，他暗下決心，一定要盡快學好日語。劉洪友似乎也有語言方面的天賦，抑或那次挨罵也成爲他學好日語的動力，他特別用心，上課認真聽講，一絲不苟地記筆記，總是利用業餘時間把老師課堂灌輸的知識全部消化掉。學習方法得力，這讓他事半功倍。爲了口語過關，他總是有機會就與老師對話，與同學交流。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成績在班裏名列前茅，一路領先。

日本語學校一般都是半天課，可選修上午課或下午課，劉洪友的課程安排在上午。他決定利用下

人擠到了車門邊，他很自然地伸手拉開了車門。從車上下來一個五大三粗留着“嬉皮士”發型的男人，脖子上上一根粗粗的銀色鏈子有些刺眼。在劉洪友看來，他特別像影視劇中的黑社會老大。“嬉皮士”下車向人群中掃了一眼，然後很老道地在衆人中挑選着自己一眼相中的人，“你、你、你，上車”。隨着他的指點上車的有黑人、白人，有日本人，還有兩個中國人。很幸運，劉洪友也在其中。

去哪兒？幹什麼活？劉洪友一概不知。知道又如何呢？沒有

選擇。比起那些還在那裏等待的人，能被選中已經算是幸運的了。車開了一個小時，將他們拉到一處道路施工現場。“嬉皮士”打着手勢讓他們下車，大家才知道讓他們來是要挖下水道。他打開車的後備箱，趾高氣揚地分配任務，“你拿鎬，你拿鍬……”

輪到劉洪友時，他上下打量着，愣了一下說，你是來幹什麼的？劉洪友說，來幹活的。他說，看你這身打扮，就不像個幹活的人。于是量才分配給劉洪友一個指揮棒，讓他去路上指揮交通。(未完待續)